

日前，報紙頭條出現這樣的大字標題：「中辦國辦發文嚴管「裸官」」。從沒見過「裸官」這個詞，便拿過報紙細看。原來，一種「新事物」，有那麼一種當官的，不僅在任時貪污腐化，甚至利用手中的權力，第一步把妻兒給弄到國外定居。等真正東窗事發，中國的老話「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就通行不通了。他本人的一廟早已移居到國外，你捉他、辦他、辦他、辦他，再說案子是他本人的，也不能「連坐」到他的妻兒不是？譬如陝西原政協副主席龐家驊，二〇〇八年就因為他自己的罪被判十二年，可他的妻兒卻早已移居到加拿大。當初是誰批的？走了誰的門路放的人？如此種種當然應該清查，但就算能夠清查，還有理由引渡回來麼？還能幫助清查清楚龐家驊的這個案子麼？因為有了這個因素，讓我們繼續破案遇到了很大阻力，同時在案發地點也萌生出很壞的影響。

徐城北

這就是裸官的心機。他們在任時是很累的，是格外地累心；同時又要格外小心，本來你在當地是吃香的喝辣的、非常優游的一群之中，忽然你全部的背景沒了，只剩下你孤零零的一個——這種變遷更究竟要分幾步走，每一步的理由又是什麼，每一步都應該如何操作，你對周圍絕對不能說實話，但這個「移居」的假話又比真的還真。你要格外處理好上下級的關係，每一步都要爭取到儘可能多的理解及同情，請問這要花多大的心思與財力？他自己還有心思去搞好本職工作麼？或許，也正因為在這上頭花力心思，於是想「堤外損失堤內補」，便不由得加大了貪污的力度，最後弄得老婆孩子倒是出去了，自己的案子也發了。妻子孩子在洋人國家中吃香的喝辣的，自己卻在本國的鐵窗中度日如年，這真是有些說不過去。走到這一步回頭再想，人生莫非真有跳不出去的怪圈？



中國出現「裸官」，其實也不奇怪。他們最初是看到別人在這上頭的成功，人家自己撈肥了，老婆孩子也進入所在國家的上層，加上自己再過去「三合一」……於是他在自己的任上努力做做，可惜國內防範的眼睛比過去尖銳了，於是自己這輩人就很少成功的。他們不死心，鐵心再試，於是就把自己給折進去。其實，他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外國的物質條件的確比我們強，但人家也有自己的文明，更有自己的軸心。所謂的上流社會，不是移民輕易能進去的。人家為了創造自己的文明，也會花費了不小的代價，人家是看今天強大國家的「面子」才「蓋了」准許進入」的公章，才放你的妻兒成爲他們國家的「旅居者」；混夠了年頭，再查查你妻兒有沒有違反人家法律的地方。如果沒有，人家點點頭，給你妻兒發放永久居留的證件；如果做了犯法的事，那就很不幸，人家的法律撻打了，並且當家做主，對你該怎麼辦就只能怎麼辦。如果你別的一條路，好好當人家的國民，那麼祖國也可以不念舊惡，放你一馬；如果在你別的土地上沒出息，並且給祖國丟人，那祖國的態度也是嚴峻的，祖國會動人家按照自己的法律辦事。

所以說，移居這件事沒有先例的。在舊中國，在前幾年中國還不夠強大的時候，不太聽說有裸官的事。也就是在最近這兩年，才開始有些個人膨脹的人，暗暗動了當裸官的心思。其實，當裸官能有多大的好處呢？在中國的國內，你想辦移居之事完全可正大光明地去辦。等中國再強大一些，想辦出去的人會更多，也更公開，更光明磊落落去辦。真等到那一天，還會出現令人想不到的事情；外國朋友想移居中國也會迅速增多起來。等到那一天，「裸官」又會成爲一個需要註解的舊名詞。而中辦國辦的這個文件，也會格外需要註解，否則外國人真會覺得遇到了海外奇談。

遠離誘惑

陳洪娟



如是 我見

在太平洋不拉斯島蔚藍色的海底，這裡原本是一個安謐平靜的世界，生活在那裡的魚類互不侵犯，和平相處。但是在深海的某一隅，有一塊巨大的方石，被人稱爲魔石。不管什麼樣的魚種，只要游到魔石方附近，就馬上成爲一種魔力，性情大變，常常與他魚種發生激烈衝突。就像平時最溫和的魚，都會變得異常兇猛，挑起一場場血淋淋的戰爭。

到底是什麼攪亂了這些魚的心智呢？生物學家通過研究發現，原來魔石方本身有一種吸力，會把一些小魚吸附在石壁上，這些小魚經過氧化，變成一種十分可口的食物。不僅如此，魔石方的石縫裡有一股溫暖的泉水湧出，還藏有許多可以做的窩。更神奇的是石柱表面還佈滿了一種可以發光的水晶石，這種晶石，對魚的刺激很大，可以使它們興奮起來。也就是說，魔石方從吃到住，到精神的需求都一應俱全。因此魚兒們只要游到魔石方附近，便會產生一種強烈的佔有慾，有的希望在那裡獲得一口食吃，有的希望能居住在魔石方的洞穴裡，更有甚者希望把魔石方永遠佔爲己有。在利益的驅使下，魚們便失去了理智，變得瘋狂兇殘，不顧生死地互相爭奪領地。當今世界，紛繁複雜，到處充斥著像魔石方這樣的誘惑，功名利祿、金錢美色、形形色色、五花八門，這些誘惑就像是巨大的漩渦，一旦靠近，就會無時不刻、無所不在地考驗我們的意志和定力。能不能戰勝誘惑，坐懷不亂當然值得稱道，但遠離誘惑更爲上策。

《清野朝史》記載：清道光年間，刑部大臣馮志圻酷愛碑帖書畫。但他從不在人前提及此好，赴外地巡視更是三緘其口，不吐露絲毫心跡。一次有位下屬獻給他一本宋搨碑帖，馮原封不動退回，有人勸他打開看看無妨。馮志圻說，這種古物乃稀世珍寶，我一旦打開，就可能愛不釋手，不打開，還可想像它是贗品，「封其心眼，斷其誘惑，怎奈何？」我相信這是馮志圻肺腑之言，因為絕大多數人抵禦誘惑的能力常常是有限的，是很脆弱的，他也不例外。所以他選擇了戰勝誘惑最有把握的辦法——遠離誘惑。

「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面對誘惑，一不小心我們就會在心裡起波瀾，原來清澈、純淨、安寧的內心就會變得喧嘩、浮躁和功利，我們就會迷失方向。只有遠離誘惑，我們才能堅守心靈的一方淨土，凝神專注，獨善其身，才能收穫精彩的人生！

馬力排除衆議，獨立思考的精神開始受到大家的注意。

馬力在工餘也不時表現其童真一面。他最討厭別人摘他的眼鏡，因他近視度數不淺。有一男同事一次遊戲中摘了他的眼鏡，馬力事後就替這同事起了一個難聽的綽號「扁×昌」，一直流行至今。

馬力熱愛中華文化，也熱愛藝術，尤其喜愛看各類電影。當時我負責全校推動文藝工作，舞蹈組有兩位女同學很有舞蹈潛質，剛巧百樂戲院上映雷里耶夫、葛瑪芳婷主演的莎士比亞名著改編的芭蕾舞劇電影《羅密歐與朱麗葉》，我倆老早就想去看，馬力對這兩個女同學也表示想去看，就買了票與她們一齊去欣賞，作爲對她們的鼓勵，更是爲了擴展同學的眼界，啓發她們對藝術的追求。誰知事後我們四人都被批判爲「資產階級思想泛濫」。馬力對此很是反感，深感一些人的無知、幼稚，關在籠子裡，窒礙着去認識外界，竟連世界文學巨著世界頂級舞蹈藝術也要去批判一番。

在當時形勢下，新僑仍是不斷發展着，筭箕灣校舍一層六個課室不敷應用，要進行擴校籌款。老師們把一個月、幾個月薪水捐出來，家長、社會人士把一分一毫捐給學校。馬力和我都捐了三個月薪水，他還藉着其較廣的社會網絡，成爲籌款先鋒，爲新僑增添一磚一瓦。馬力同時也很關心學校的發展，發現校內存在的一些關鍵性的問題：教師質素參差不齊，令教學質量大受影響；校舍擠迫不堪，學習環境惡劣，再加上有人對辦好學校未能做到心中有數，主觀強制人事政策，學校面臨着危機。馬力帶我及韓兄多次找學校上級商談至凌晨。

新僑幾年的工作實踐，令馬力學會獨立思考，加上其時特有的政治氣候，當有人還是沉醉在「文化大革命」狂熱、迷信、短視的時候，在馬力年輕而火熱的心中，已開始了向更高層次進發，摸索着一條新的道路！這也是他後來重投校園，用知識充實自己，武裝自己，解除束縛，逐步走向自由王國的開始。

新僑中學是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在內外交困下結束了。但是愛校之心沒有熄滅，在以後的二十年，不斷有原教師、校友、家長提出應該有一個組織，重新把大家團結起來。

一九九八年籌備工作啓動起來了，一九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開了第一次非正式的籌備會議，一九九九年元旦，數十位原新僑、南中、大同老師聚在一起慶祝元旦，並正式宣布「新僑中學聯會」成立，曾榮光老師題字，決定一九九九年五月一日舉行成立大會。

馬力由始至終對成立「新僑中學聯會」大力支持，四出奔走，出力獻策。成立大會原「敦煌酒樓」舉行，筵開四十餘席，出席者近五百人，教育界、社會知名人士被邀出席，馬力偕同曾鈺成也在百忙中參加了聚會。馬力在創會第一期會刊題字：「涓滴滙聚，共創新猷」表達了對新僑中學的熱愛和關切的感情。

兄弟情深

馬力沒有兄弟姐妹，也沒有留下子女，但是在新僑中學工作時，卻結識了我們三個摯友，經漫長歲月的考驗，彼此關係更勝兄弟。

黃兄七〇年代初由大洋彼岸紐約約別了親人來到香港投身愛國教育事業，美國大學哲學系畢業，良好的英語水平，增強了英語教師陣容；韓兄一九六八年到新僑工作，我選一年，而馬力則是七一年來到共事。

有一次工餘四人機緣巧合地討論起林彪事件，大家不同的觀點、不同的邏輯，在校內爭持不下，又約在外面的餐廳繼續爭論了好幾個小時，這就開始了我們四人長達幾十年的友誼。

那些年，四個人常聚在一起，國事、家事、學校之事無所不談，大家共同的志向都是爲國家，爲人民多做好事，我們在學習着、探索着、觀察着，一步一腳印走着人生的曲折道路…… (上)

涓滴滙聚 正氣長存

——紀念馬力逝世三周年 北望



二〇〇四年五月，馬力出席新僑南中大同三校聯會，與當晚司儀陳志光、周月齡合影。

天就抽了八百cc積水，現在用中、西醫最新的方法來抑止癌細胞，言談間充滿樂觀而堅強的精神。不知不覺間治療的時間到了，護士推來了輪椅，我們依依不捨地向馬力告別：

「好好養病，出院後我們去花園酒店飲咖啡！」誰知，一個月後的八月八日下午，我和韓，還有張兄正在酒樓茶敘，忽然電視播出了特別新聞報道：「港區人大代表，民建聯主席，香港立法會議員馬力先生因患結腸癌，今天下午兩點在廣州病逝……」不可能，不可能的！消息太突然了，我們被這消息驚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七月六日廣州一別竟成永別，永別了！
灣頭漁港
一九七一年的九月，馬力來到了港島東隅的新僑中學教書，這是他踏入社會的第一份工作。

高挑的身軀，俊俏的臉孔帶着幾分稚氣，更突出的是言中流露的一絲絲傲氣，衣着光鮮，一派公子哥兒的模樣，來到筭箕灣灣頭。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期，這裡是香港貧窮勞工階層聚居之地，「英雄被囚筭箕灣，不知何時到中環？」大概是最好的寫照。

兩大避風塘漁船群集，彩旗飄飄，從西灣河到東大街深處上山山邊不下十多條山村，搭建了無數木屋，柴灣公屋、赤柱、田下灣等都是學生來源，一批批家長帶着子女、有的兄弟姐妹六、七人齊來就讀，學校在一天天擴大……

馬力帶着新奇的目光，注視這裡的人和事，投入到愛國教育大家庭，慢慢愛上了這裡的一切。他工作認真，熱愛學生，以真誠的態度，全情投入這艱苦、低薪的教育工作。

新僑這裡有一批文化基礎深厚、品格高尚的老教師，也有一大批朝氣蓬勃的年輕教師，馬力很快融入這個大家庭，每當老師們在辦公室談論紛紛的時候，他總會在適當時候插上精警的一兩句，國文科老師鍾國俊在辦公室當眾誇讚說：「馬力，你將來一定是四千里馬啊！」

有一次，某老師家頭有一字帖，上面的「潤」字在「王」字下方加了一點，馬力就對大家說：「這是錯字，不是印錯就是不知誰多手加了一點。」衆人均反對其說法，有人還說：「珠圓玉潤」不就是指玉嗎？應有一點。」馬力於是就拿來其他字

又是驕陽似火的盛夏季節，馬力去世已整三年，一直想用文字把對他的思念記下來，日前與其母親馬太太茶敘，彼此一回憶起馬力的生平往事，促使我提起筆，把心中積壓多年的話傾訴出來……

我是一九六九年七月開始在筭箕灣新僑中學工作的，兩年後馬力也來到新僑，同來的還有他同屆的幾位同學，但我與馬力的交往最久最深，長達三十多年，直至二〇〇七年八月八日他病逝……

種城訣別

二〇〇七年七月六日上午，我與韓兄（中學同屆畢業同學）坐上了港穗直通巴士，天氣悶熱，車內的我坐立不安。兩旁的景物飛速往後掠去，車向廣州奔馳，天色越來越暗，烏雲團團在低空聚合，一場大暴雨在醞釀着。
車抵廣州後，我們冒雨來到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十六樓的病房，穿過一套間右轉入一間稍暗的房間。一眼看到睡在病床上的馬力，鼻子插着管子，精神倒是不錯的，馬太太梁老師在一旁。

「你們倆老遠的，就不要來了……」馬力開口就說。「應該的，早就想來看你了，這是問候卡，我代表全家人祝你早日康復，早日出院！」我上前一步。馬力接過了卡，仔細地看了，隨即叫梁老師好好收起。談着談着氣氛輕鬆起來。馬力說到興起，索性坐起來，三個老同學第二次在廣州相聚，我們回憶起三十多年前，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中，馬力已入讀中文大學，我們三人結伴回廣州旅行，住在西堤二馬路「廣東旅店」，去教育北路「支港」吃飯，轉瞬間，三十多年過去了……

「馬力，好好休養三、五年，把病養好，再上工作崗位，我們等着你！」我忽然激動地說。「是啊，好好休息，養好病就返香港啦！」梁老師未等我把話說完，就就嘴，她住在廣州多時，照料着病中的馬力，勞累操心萬分。

馬力也加入了話題，談到七月一日回歸十周年，本準備回港參加活動，但醫生勸止了，以防感染，民建聯成立十五周年慶典也在這天早上剛錄影完馬力的賀詞，他不準備參加了。
馬力談到病情，肝沒什麼問題，但肺積水，前

夏天買房「健身」

「天蒸騰」似的小車，我披星戴月、冒着酷熱坐著起碼跑了兩公里。還有一事也讓我記憶猶新，那天打車到房管開首套房證明，大廳裡每個角落都或站或坐或蹲着的焦慮的買房人。等了三個多小時，喇叭報出的號碼終於向我靠攏，偏偏這時小插曲出了，我前面的前面一位老兄壯膽說了句「公平話」你們開個證明，怎麼要收一百元？現在不是有規定只收工本費五元嗎！……經辦人還沒吭氣，他後面的那個大姐不幹了，「嚷什麼嚷？不辦單一邊沒吭氣，他後面的那個大姐不幹了，果不其然，後面人還焦急地等待，他們「噁裡噁啦」就吵上了。這大概也是國人「劣根性」吧……

大家修練人，誰不想把各種手續辦得暢快些，所以，買房過程修練人的一品，可以把平時趾高氣揚的人瞬間變成「點頭哈腰」，「可以」把平時做事風風火火的人瞬間改造成「閉嘴致意」……稍微理了一下，我就感覺現在流行的任何一種健身方式都達不到夏天買房的「健身」效果。

好友小青看到「請人吃飯，不如請人流汗」的廣告，一臉痛苦之後，終於管不住自己的嘴，「請人流汗」是出盡力，夏天買房才健康健身又健身。
幾個買房人都苦惱地笑了起來，「我們都在使用這種新的「健身方式」」
以前常聽人說，「沒吃過豬肉，總見過豬跑吧。」一切身體會買房的苦辣酸辛後，才感到這句很流行的話在買房這件事上還真不行，「豬跑」和「豬肉」完全是兩回事。
記得今年三、四月份，國家调控房地產新政剛出時，我高興得整夜失眠，心想房價會有一定程度的回落。可是，等到夏天，房價竟然跟天氣一樣，猛地上竄，一平米均漲五百元以上，一下子讓我和幾個準備買房的的朋友「絕望」了，這期間什麼「心力交瘁」、「心急如焚」、「心慌意亂」甚至「心灰意冷」等等都被反覆體驗。在一陣陣的失眠中還不死，睜着眼睛躺在床上還不停地溫習「學前班學過的」你減除除。已買房的大張對我和小青說，「你們還是趕快買吧，就用銀行按揭」。因這悲天憫人的「一句話，我的人生道路路轉——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負翁」，「健心與健身」運動。
這還只是「健心與健身」運動。
買房的過程，其實就是超強度的「體能訓練」，比「跑步機上流汗，大樹底下練拳」投入的時間、精力、體力等多得多。先要來考慮買房，就像網購的比較法：要買金、最後才給首付款、交定金；「買房合同」。這期間，一週一週地跑房管、跑公積金辦公室、跑銀行；你要把經辦人查的、所有的私人信息都拿出來，原單位、原單位出具有力的證明。

世博排隊記

齊夫

上午八點半，從上海站一下火車，我把行李寄存好，就開車直奔世博園。到了園門口一看，已是人山人海，好在我早有思想準備，就耐心地排隊接受安檢。大約排了一個多小時，進園了，我就毫不猶豫地朝着沙特館跑去。

到了沙特館前，長隊已排得看不到頭，執勤的武警拿着喇叭不停地大聲提醒：「現在排隊進館需要六個小時！」這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來之前，我就知道沙特館是排隊最長的一個館，最多一天會排隊九個多小時才能進館。

沙特館的排隊隊伍大約分成三部分，其一是船形展館底下的環形隊伍，其二是館外設有遮陽棚的蛇形區域，其三就是最爲壯觀的博成路長龍。既來之，則排之，沒的說，那就排吧。看看隊伍裡的男女老少，人家能堅持，我也能堅持。臨時買了個十元錢的小塑料椅子，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幾本雜誌，我就打起持久戰。天氣太熱，濕氣蒸人，不一會兒就熱得我汗流浹背。想喝水時，這才想起，礦泉水進門時就沒讓帶進來，只好跟周圍的志願者告假，我翻越欄杆去飲水點喝水，又順便灌了一大杯回來。再看提示牌，現在進館需要七小時。不少遊客一看提示牌，就知難而退了，還有幾個遊客很幽默地和指示牌合影，說是自己就算是來過了，點到爲止，不虛此行。

排到十二點時，肚子餓了，許多遊客拿出帶來的食品進餐。我來時倉促，什麼也沒帶。幸好排隊通道邊及時推來了便利店的售貨車，吃的喝的東西還挺齊全，有麵包、火腿腸、茶雞蛋，還有漢堡、油炸雞翅等，雖然比外邊貴了不少，還是供不應求，一會兒就賣光了，售貨員不停地打電話催促同事趕緊送貨。

解決了「民生」問題，我有了底氣，就耐心地排起隊來。一開始，大家還在聊天，東拉西扯的，覺得時間過得很快，排到三、四個小時後，人顯馬乏，說話的力氣都沒有了，被太陽曬得昏昏沉沉，非常難受。這時候，隊伍裡發生騷動，一陣喧嘩，我站起來一看，原來在我前邊大約二十米的隊伍裡，一個五十多歲的男人中暑暈倒了，被兩個武警戰士架着往外走。我不由得心裡也犯起嘀咕，我這身體能不能堅持下來呢，乾脆也撤了吧。再一想，已排了這麼長時間了，要現在放棄那也太可惜了，還是咬咬牙排吧。我又摸了摸包裡帶的救心丹、清涼油，覺得自己準備得還是挺充分的，還是排吧。

排到下午兩點多時，我給志願者要了一張「臨時離開卡」，去了一趟洗手間。回來時，我轉到了沙特館的東北側的「綠色通道」，這裡也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等待的輪椅已多達上百輛，而坐在輪椅上的絕大多數都是老人，另外還有十多位孕婦坐在通道邊的石凳上休息。館方規定每五分鐘才能放行二輛輪椅。由此推算，排在隊伍末尾的老年遊客要進入沙特館，至少也需要三個小時，真不知道他們能不能堅持下來。下午四點半，當我已經疲憊到了極點時，終於完成了這一排隊「壯舉」，共排隊六個半小時，創下了我的人生排隊紀錄。進館之後，一股涼氣撲面而來，頓覺心曠神怡，令人眼花繚亂的特技電影，各種高科技手段的展示，美不勝收的展品，更讓我大開眼界，大叫過癮，排隊的艱辛疲勞一掃而光，精神高度亢奮，全部感受就有一個字：值！

北大清華不識數？

趙光瑞

每年高考過後，招多少「狀元」考生，便成了有些名牌大學的「門面統計」。根據今年北大披露的資料，除兩成報考香港高校外，內地六成以上文理第一名被北大錄取，由此推斷，「留」給清華的狀元並不多。而清華也公布，錄取了九成的理科狀元和三成的文科狀元。顯然，兩校錄取的狀元相加，比例已遠遠大於百分之百。5+5>10，是北大和清華都不識數，不會做這樣簡單的算術，還是其中有人在故意造假？其實，搞清楚這些並不重要，看看兩家中內地名校所報的「狀元」考生之和遠遠大於百分之百，已經讓人覺得好笑了。有這麼一幅漫畫，題目是「只有一斤」，說兩人在一起喝酒，總共只有一斤，喝得差不多的時候，一個說自己喝了八兩，另一個說自己喝了五兩，加在一起明顯超過了一斤。這在酒桌上，人喝過了後是常有的事。難道，北大和清華也都「喝高了」？這真讓人感到悲哀。

當有的外國名校拒絕招收中國高考狀元的時候，當有的外國名校拒絕授予本國在任總統名譽學位的時候，中國最著名的名牌大學，卻爭着通報自己招了多少各省高考「狀元」，以此爲榮。倘若他們招的是全國高考「狀元」，還不要樂過氣呀。中國內地名校究竟「名」在什麼地方？是「名」在招考「狀元」上，還是「名」在教學品質、學術能力上？當然，「以生爲榮」，確實是衡量大學水準的重要指標，可是，一般卻是指，以從那裡畢業的社會精英人才爲榮，而不是以招了多少優秀考生爲榮。北大和清華以考生爲榮，實在是「爲榮」得早了些。考生再優秀，也是人家中學培養的結果，與北大和清華又有何關係？自己招收的學生，不論過去表現多麼優秀，也是一種相對的低層次的優秀，否則就不需要到大學深造學習了。他們來到大學，都只是「人材」而非「人才」，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和大學所招收的其他學生，應該沒有多大區別。中國內地名校選擇停留在以考生爲榮的水準上，暴露了它們同國際名校之間的差距，這也許是內地的名校，爲什麼選進不了世界名校權威排名前二百名的一個重要原因。追求表面虛榮，滿足於面子光彩，不是具有實力大學的應有表現。學生可以講「今天我以學校爲榮，明天學校以我爲榮」，學校也可以講「今天學生以學校爲榮，明天學校以學生爲榮」，如果「爲榮」的順序搞亂了，是要影響各自的志向和發展的。

我想，內地的名校如果真的要創世界一流，就要下決心進行教學改革，而不是把希望寄託在生源上。大學應該有這樣一種決心，進來的就是一塊生鐵，出去時也會成爲合金鋼。所以，今後還是別再搞這個什麼「狀元」統計了，那樣既會產生負面的社會影響，也容易鬧笑話，並不有利於大學的發展。倘若爲招到「狀元」而感到高興，自己偷着樂就行了，有必要張揚嗎？